

# “我的故人给了我坚强的理由”

## ——访宝兴殡仪馆故人沐浴团队

我们距离逝者的距离有多远，社会对生死认识的差别就有多远。

入殓师，一份“帮助他人踏上安稳旅程”的职业，他们用真心的投入、轻柔的动作和悉心的关怀，给了逝者无比的尊重，重新解释了死亡的概念。

日本电影《入殓师》将这一职业带入中国观众的视野，上海宝兴殡仪馆则将它带到人们身边。去年10月1日，我国有了第一支入殓师团队——宝兴殡仪馆故人沐浴组。

### 沐浴礼充满爱与尊重

上周日，记者在征得家属同意后，有幸参加了95岁故世的老人王爱贞的沐浴礼。

不大的房间内，檀香袅袅，音乐低回。沐浴人员的手轻柔地扶起老人的头，轻轻地为她垫上干爽洁净的毛巾；用手挡住老人的耳廓，生怕水冲淋进老人的耳部；毛巾始终盖住老人的身体，在家属面前保护着她的隐私和尊严……

沐浴完毕，静躺在沐浴床上的老人宛若生时，家属上前为老人扣上寿衣纽扣时，得她照顾多年的外孙和外孙女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
在仪式开展之间，记者对与逝者如此近的距离还略有顾虑，而观礼不到5分钟，记者已深深感到它的神圣，能参加到这样一场充满关爱与尊重的送别沐浴礼中，只能说是一份“荣幸”。

当天，为老人沐浴的是宝兴殡仪馆故人沐浴组组长吴津娜和男组员周长青。吴津娜出生于1986年，19岁从福建民政学校殡葬专业毕业后，即前往日本当了一名入殓师，一做就是9年。去年，她应宝兴殡仪馆之邀，回国组建入殓师团队。

### 日本的前辈促我改变

“国内有这样的需求，我也很希望把在日本学习到的东西带到中国来，在传承的同时做得更好。”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吴津娜选择了回国。

在日本，吴津娜从一个素颜上班被婉言劝回的小女孩，成长为一个对入殓服务有了深刻认识的成熟的入殓师。

“我进入日本爱知县丰川市日本东海典礼株式会社工作，这是当地最大一家殡葬公司。日本的前辈让我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无论是他们做事的态度和认真的程度，还是他们对故人的尊重。”在去日本之前，吴津娜在中国触摸到的遗体都是从冰箱里送出来的，而她在日本做的第一例服务，是一个5分钟前刚刚被开出死亡证明书的逝者。“冬

天，下着雪，我摸着温热的身子，我害怕了，心虚了，觉得他还没有离开。”那一刻，吴津娜才真正明白和体会到，前辈们在送逝者回家的时候，为什么都会用身体贴着故人，将他们抱进家门。

“在那之前，我一直觉得‘有必要这么做吗’，可亲身经历之后，我非常惭愧地想，我有那样的想法真是太糟糕了，我真的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，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。”吴津娜说。

### 亲自当模特体验服务

“我的伙伴们都当过‘模特’。”吴津娜说，这是他们之间的考核，自身感受是评价服务最好的准则，“有呼吸的人感到舒服了，才能用于为逝者清洗。”

在用莲蓬头为逝者冲洗脸部时，水温、冲淋方式会不会让逝者感到不适？他们让一个组员躺在沐浴床上，由另一个组员为他洗头、洗脸。“在冲洗脸部时，会觉得水落到眼睛、鼻孔和耳朵里特别不舒服，所以用要手挡着，尽量避免水冲落到这些部位。另外，水温是中央控制的，温度有些高，经过遮挡的手背再落到逝者脸上，会缓解很多。”

对剪指甲之后要不要磨，团队也有过争论。在实践中，他们发现，不经打磨的指甲可能会勾丝，损坏衣服，从那以后，打磨指甲也成为必做的一项任务。

沐浴使用的器具也是不断摸索和改变的。吴津娜介绍了一件专门给逝者洗脸时用的“神器”。这件硅胶脖套是一个台湾籍的组员在回老家休假，去理发时意外发现的。“她觉得，这个东西不错，既柔软，隔水性又好，不会弄湿衣服，就带回来给我们试用，后来就从台湾买来当作常用器具。”吴津娜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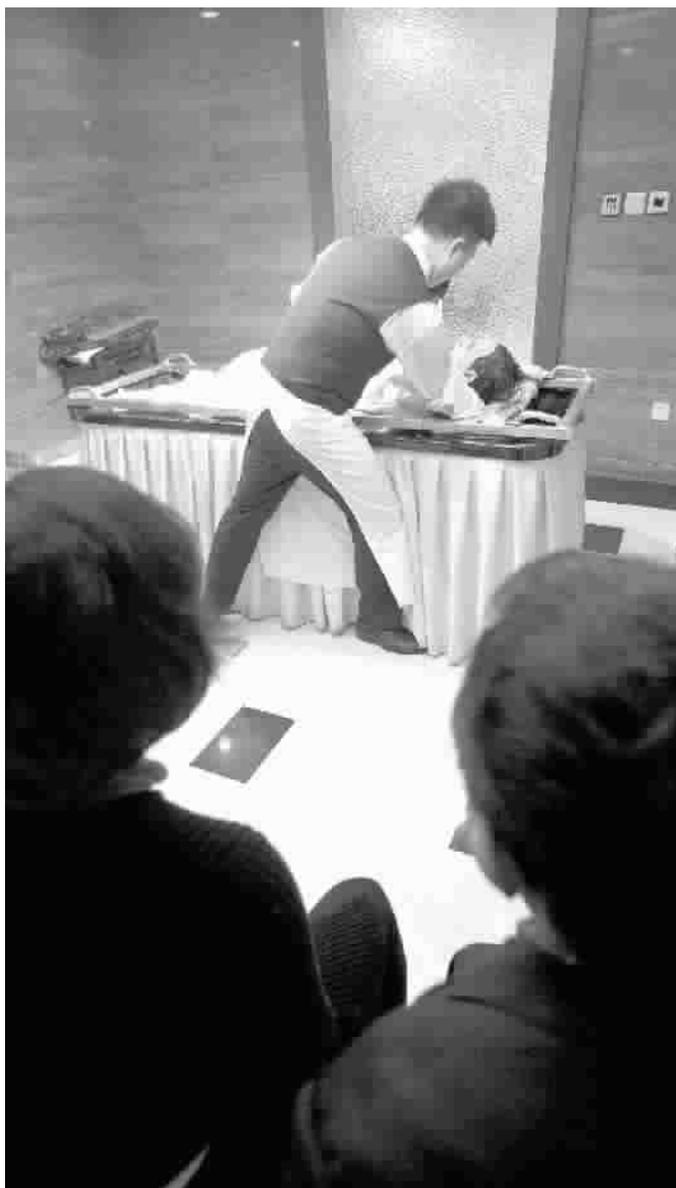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练习为逝者刮胡子的手劲，男组员们每天都是不刮胡子就来上班的。周长青说，男生做事通常会粗糙些，但通过不断的锻炼，已经养成了动作轻柔的习惯。

“团队里，伙伴经常会开玩笑的一句话是，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最希望被谁服务。”吴津娜的这句话展现了团队成员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追求。

### 遗体从未暴露出来过

清洁、呵护、尊严，是为遗体沐浴时，团队要传达给逝者的感受。

“遗体的清洁是我们首要的要求，像污垢较重的鼻翼两侧和不太容易清洁到的背部，我们都会想办法清洁到。长期卧床的老人背部容



▲ 清洗后背的时候，需要一人抱起遗体侧身，另一人配合清洗

▼ 沐浴者正在仔细地给遗体修剪指甲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周馨



易有褥疮，我们不会因此放弃清洁，而是在清洗前先用防水的伤口敷

料先遮住，清洁后再为他换上一块，让他的身体既美观又清洁。”吴

津娜介绍。

在沐浴床上将遗体翻过来时，周长青的脸距离逝者的脸仅3-5厘米，“我的动作给家属一种感觉，就是我和他很亲近，这会让大家心中感到安慰。”周长青说。

沐浴过程中，逝者的身体除肩膀和手脚外，从未暴露在家属面前。从脱衣服的过程，到冲洗身体，都会用毛巾遮挡。“即使是女性之间，彼此看到身体也觉得不妥，更何况观礼的家属中还有异性？”吴津娜说，甚至遗体的双脚在被清洗时，也是交叉放置。“这是考虑到，如果有家属站在遗体的脚后方，遗体双腿分开可能会让她的隐私暴露出来。”

在“请”遗体上沐浴床时，也是用特地从日本进口的担架，避免用床单或毛巾承托，因为那样会让逝者有掉下去的感觉。

“有的人一开始对即将进行的沐浴不理解，觉得去洗个桑拿都不要花2000元钱，等到沐浴结束时，他们会特地过来对我们说‘刚才实在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说’。还有的家属会特地告诉他们‘谢谢你们，让我们的亲人这么有尊严’。家属的认可，给了吴津娜们最大的安慰。”

### 入殓师内心常存悲痛

吴津娜很欣赏日本前辈入殓的服务，但她希望在中国入殓有更多中国传统和温情的服务。她会在服务时握一握逝者的手，让家属为逝者系上寿衣的纽扣。“这些都来自于的儿时记忆。”吴津娜说，“每次我都会想起，我出门去补英文时，妈妈总会在我离家之前，为我理一下衣服，今天我们也为离去的长辈们整理一次衣服。”

吴津娜和她的伙伴们追求更高的专业性，而他们在服务中，最不专业的表现是“会流泪”。看着如花的生命逝去，送别稚嫩的面庞，会让人始终处于一种很悲伤的状态，有孩子的组员更加无法承担为孩子沐浴送别的任务。

“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，从头到尾眼泪都没有控制住，那种痛苦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。”

内心常存悲痛，都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，每个组员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。吴津娜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——沐浴完毕，家属离开后，她会关上门，在逝者面前痛哭快快地哭一场，然后握着逝者的手，和他们说会话。“我会讲，今天，你可以开开心心地离开了，你很美丽，还会有很多你喜欢的人来送你。”

“我的故人给了我很多坚强做下去的理由。”吴津娜说。

本报记者 姜燕

(上接 A9 版)

### 老人安详告别人世

浴毕，家属暂时离开，入殓师为爱贞老人换上中式大红寿衣，再将四位家属请人，请他们为老人系上纽扣。

“外婆走之前的一段时间里，她

不像有的老人老是说‘死’这个字，但她一直和妈妈讲‘鞋子、鞋子’，我妈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总是打断她，让她不要烦。”陈虹说，“我曾经给她做过一套紫红色的中式衣服，她特别喜欢，但那里没有做鞋子的，就没给她做鞋。”所以她一直担心自己没有鞋穿。”

“我们一直忙得没有时间给她

买寿衣，后来我觉得好像有心灵感应，星期三那天，我想明天有大天的事也不做了，一定要给她去买衣服。后来星期四早上我给她买好衣服，晚上她就走了，她就是等我给她买衣服呢。”说到这里，陈虹大哭。

“外公是1986年3月28日患肺气肿去世，外婆是3月27日，我

们说，外婆，你是不是等着和外公同一天走啊？”

沐浴完毕，她的追悼会于当天下午4时30分在宝兴殡仪馆举行，女婿、外孙、孙女婿为她盖棺。随后，遗体送往益善殡仪馆火化。

王爱贞，生于1919年12月17日，卒于2014年3月27日，享年

95岁。将于2014年冬至落葬苏州凤凰山，与离别28年的丈夫相伴。

老人的人生轨迹清晰简单。出生于江苏阜宁，后到上海，先后在上海长安路、大统路、志丹路和长临路居住过。育有一子一女，一子早夭，一女今年68岁，有外孙、外孙女各一，生前承欢膝下。晚年得四世同堂。